

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  
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  
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  
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  
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  
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  
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

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  
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  
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  
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  
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  
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  
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  
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  
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  
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  
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鈔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  
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

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蠱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

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脩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埽蕪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  
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  
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  
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  
成體道謙沖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  
幽蹟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  
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暎  
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  
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  
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  
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  
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  
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

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  
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  
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闢奧圓冠句履固  
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刷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  
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謹上表

性理大全書

一先儒姓氏

周子

惇頤茂叔

濂溪

程子

顥

伯淳正叔

伊明道

邵子

堯夫

康節

張子

載厚

橫渠

安定胡氏

瑗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君實

溫公

眉山蘇氏

軾子瞻轍子由

東坡

山谷黃氏

庭堅魯直

滎陽呂氏

希哲原明

嵩山晁氏

以道說之

王氏

巖叟

元城劉氏

安世器

廣平游氏

酢夫

上蔡謝氏

良佐顯道

錙氏

質夫

李氏

端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藍田呂氏大忠 進伯與叔 京兆呂氏大鈞

蘇氏季明 范氏育

龜山楊氏時立 河東侯氏仲良

壽安張氏思叔 和靖尹氏熈明

華陽范氏祖禹 河間劉氏安禮

永嘉劉氏安節 河南朱氏光庭

東平馬氏仲 邵氏伯温

河間邢氏和叔 武夷胡氏安國 文定

致堂胡氏明仲 五峯胡氏宏仲

陳氏叔易 陳氏淵

馮氏忠恕 祁氏寬

呂氏稽中 呂氏堅中

呂氏本中 章氏憲

張氏嶠 歐陽氏棐

豫章羅氏仲素 延平李氏侗

韋齋朱氏松年 屏山劉氏子翬

朱子熹 樂菴李氏平 江都

南軒張氏敬夫 象山陸氏九淵

默齋游氏九言 東萊呂氏祖謙

勉齋黃氏直卿 三山陳氏祥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莊劉氏晦伯

節齋蔡氏淵伯

觀物張氏行成

果齋李氏方子

盤澗董氏叔重

范陽張氏九成

吳氏壽昌

慈湖楊氏敬仲

鶴山魏氏華父

彭氏長庚

西山蔡氏元定

九峯蔡氏沈默

北溪陳氏淳卿

潛室陳氏植之

北山陳氏孔碩

廖氏子晦

山陽度氏性善

西山真氏景秀

平菴項氏安甫

祝氏涇

進齋徐氏幾與

覺軒蔡氏模覺

天台謝氏無楸

雙峯饒氏魯元

李氏士英

臧氏格

魯齋彭氏

庸齋許氏仲翔

鍾氏過

黃氏瑞節

思齋翁氏泳叔

萍鄉胡氏安器

平巖葉氏采主

楊氏復

建安熊氏剛大 勿軒

孟氏康

習軒吳氏

長樂陳氏櫟

黃氏巖孫

謝氏方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齋許氏衡平仲

玉齋胡氏方平

董氏訥

吳郡李氏韶

陳氏協

雙湖胡氏庭芳

高氏

鄭氏

周氏坦

劉氏垓孫

劉氏璋

臨川吳氏澄清

李氏希濂

牧菴姚氏遜

元氏明善

邵菴虞氏集伯生

揭氏後斯

古洲馬氏

耶律氏有尚

圭齋歐陽氏元功

陳氏剛

黃氏潛晉卿

一今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small>臣</small> 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small>臣</small> 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small>臣</small> 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small>臣</small> 陳璉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 <small>臣</small> 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 <small>臣</small> 黃約仲
------------------------------	------------------------------	-------------------------------	-------------------------------	-------------------------------	-------------------------------	------------------------------	------------------------------	--------------------------------	--------------------------------

翰林院庶吉士 <small>臣</small> 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small>臣</small> 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 <small>臣</small> 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 <small>臣</small> 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 <small>臣</small> 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 <small>臣</small> 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 <small>臣</small> 章敞
----------------------------	------------------------------	------------------------------	-------------------------------	----------------------------------	-----------------------------	-----------------------------	-----------------------------	-----------------------------	-----------------------------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性理大全書目錄

卷一

太極圖

卷二

通書一

卷三

通書二

卷四

西銘

卷五

性理大全書目錄

性理大全書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蒙一

卷六

正蒙二

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卷八

皇極經世書二

卷九

皇極經世書三

卷十

皇極經世書四

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卷十四

易學啓蒙一

卷十五

易學啓蒙二

卷十六

易學啓蒙三

卷十七

易學啓蒙四

卷十八

家禮一

卷十九

家禮二

卷二十

家禮三

卷二十一

家禮四

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卷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卷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一

卷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二

卷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天度 曆法附

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星辰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陰陽

五行

時令

地理 潮汐附

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論祭祀祖考神祇

論祭祀神祇

論生死

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卷三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卷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理

德

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仁義禮智

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三十八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孟門人

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二程子

張子

邵子

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羅從彥

李侗

胡安國 子寅宏附

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張栻

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朱子門人

真德秀

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持敬附

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持敬  
靜

省察

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致知

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卷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五十一

學九

教人

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卷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

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附

卷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論文

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孫子

孔叢子

卷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又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 王安石附



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戰國

秦

卷六十

歷代二

西漢

卷六十一

歷代三

西漢

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三國

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唐

卷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宋

卷六十五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臣

臣道

卷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禮樂

宗廟

卷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謚法

封建

學校

用人

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求賢

論官

莅政附

諫諍

法令

賞罰

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田賦

理財

節儉

賑恤

禎異

論兵

論刑

夷狄

卷七十

詩

古詩

律詩

絕句

文

贊

箴

銘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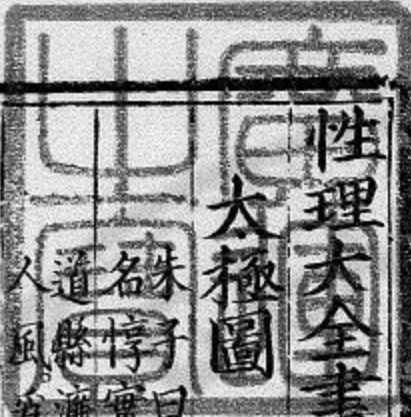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  
 名惇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順家世道州營  
 道將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  
 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  
 通數十篇襟懷灑灑而樂之因寓以濂溪山水廬山之  
 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山水廬山之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其兄弟語及性命之  
 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邵公志顏子動靜性命等章  
 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動靜性命等章  
 可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所著不疑也然先生  
 圖為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  
 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  
 暗而不明也又嘗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謂此圖之  
 諸本之失也又嘗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謂此圖之



傳自陳搏種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後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作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

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稱故次火。☵陰稱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

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sub>火水木金</sub>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

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sub>火水木金</sub>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無極而太





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有這靜之理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陽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又有這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動靜有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太極是箇藏頭物事動時屬陽而未動時又屬陰了○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頻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以本體而言也故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之理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問陰陽便是太極否曰某解圖云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通如陽而論太極○此句當子細看今於某解說尚未

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否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意○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太極二而一也○纔說太極便帶著陰陽纔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孟子是別出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論性不可離也某於太極圖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無極只是無形狀太極只是至理不陰不陽而為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是理與氣判為二物矣○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無對○問太極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太極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太極兼動靜曰是理動靜曰如此則太極有模樣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却成一不有當尖斜太極○問太極理也如何曰如何動靜有形則不





○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  
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  
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  
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  
否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  
道五其理則一曰且如光也○纔生五行在便被蓋上底也  
在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光也○纔生五行在便被蓋上底也  
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既問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問五行  
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五性感義不得而善惡分此性字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義不得而善惡分此性字  
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無所寄搭了稟得氣稟性方存  
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稟性方存  
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又  
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  
隨物各具去了○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  
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行○問五行亦具有五行極否曰均曰五行之偏者耳○氣是

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氣質之性只是此  
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也○周子所  
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  
何處得來○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理終為主此  
即所謂妙合也曰然○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  
之妙未嘗不在是焉○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而無極  
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  
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即陰  
是一箇理而已○因其事極至故名曰太極○問太極  
是一箇理而已○因其事極至故名曰太極○問太極  
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太極曰此是一事一  
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曰此是一事一  
好至善底道理人一人有一太極○太極只是箇極  
所謂太極是天地人一人有一太極○太極只是箇極  
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人  
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人  
處只是心不是性只是神發知矣○神知是心之靈○形  
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是心之靈○形  
陰主翁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  
散者皆陽為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暢揮



得所以聖賢一日二日萬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以便過他所以立命也○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仁是柔如何太極在萬物則剛是柔如何物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物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云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義體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易有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既具而其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陰靜而生陽即是在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動

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象自四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却不是一物無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靜闔闢而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勉齋黃氏曰是理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為衆木之義雖訓為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故極比極皇極兩極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故極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此以極明之物有

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  
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  
義莫可得名。而無對。又非它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  
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它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  
是物以名之。是理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  
所形此之。恐夫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或未免滯  
實於此。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為之。則或未免滯  
於方所。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  
明。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  
方。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以  
明。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以  
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  
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  
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  
明。而。以。中。訓。極。已。為。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為。取。喻  
所。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之。語。則  
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  
而。輒。肆。於。龐。辨。為。之。竊。歎。故。著。其。說。如。此。云。○未。有。

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  
矣。○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  
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  
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  
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具。一。陰。陽。耳。○  
北。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  
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  
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為。言。甚。也。太。極。是  
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太。極。之。所  
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  
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未。有。天  
地。萬。物。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  
地。萬。物。之。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  
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是。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  
之。中。然。則。纔。有。陰。纔。靜。而。生。陰。是。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  
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小。縫。罅。如。何。分。得。先。後。孰。為。先。孰  
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分。別。得。先。後。孰。為。先。孰  
去。

一。非有餘。○言太極。渾淪之物。○分而為五。非有欠。合而為一。非有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為禮。智。仁。在五行。為義。禮。在五行。為仁。義。在五行。為禮。智。在五行。為木。禮。在五行。為火。仁。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五行。為水。神。在五行。為木。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是。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則。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不。亂。○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功。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

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以。為。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大。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二。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未。判。底。物。道。在。大。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底。物。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為。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則。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名。義。以。統。會。者。言。之。道。為。太。極。以。流。行。者。言。之。心。為。太。極。以。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以。處。

生理大全卷之三

三



物之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為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之一言。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子言有者。主易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為主易。而周子何為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此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

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黃氏巖孫曰。通書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注。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正圖書相表裏之意。又云。五殊二實。亦當與此參觀。

###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問太極。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以上。不容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明道言人生而靜。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

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莫正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意。著一字不得。○問無極而太極。只是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餘之謂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說不說無極。而太極。曰。便是太極。無極。位。曰。將有字訓太極。說不說無極。而太極。曰。便是太極。無極。位。曰。將有字訓太極。曰。亦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意。自始至坤。是陰舍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無極而太

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有許多。○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許多。說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南軒張氏曰。必曰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動靜之本。著天地之根。兼有無。貫顯微。該體用者也。必有見乎此。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無所虧。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

之所乎以正倫理之實然所以不著人之所以為聖人本末上  
下貫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下圖  
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  
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  
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理雖無形  
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為之根。抵。所謂上其渾淪極至  
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其渾淪極至  
無臭。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  
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  
少是分明。○無聲臭。只是無形矣。文公解用無聲臭。便涉  
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便涉  
是說無極二字。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  
謂無極而太極者。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  
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極細根抵之名。世之常言  
此所謂極。極者。至極之義。極細根抵之名。世之常言  
息。而此理為生之主。如戶之有樞。紐。陽五行闔闢不窮。而  
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本。如木之有根。抵。至其在人。則

根抵為天之樞。紐。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  
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  
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類皆有所狀之。可  
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  
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抵。之形。而實為  
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  
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  
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  
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  
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則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

### 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延平李氏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又問。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兩節看。不知得。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如做動靜。闔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此理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發言之。只是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心。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心。只。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交。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



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綿綿之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  
於我處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之意。成是凝成。有主成  
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道。理。  
各具此理。而為性也。闔殺了。問。繼是動之頭。若只一開  
一。關。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問。繼是動之頭。若只一開  
是。靜。之。終。不。會。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  
窠。了。若。不。會。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  
如。此。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  
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嘿。時。便。是。靜。及  
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  
所。以。知。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謂。之。善。也。成。之。者  
性。也。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  
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之。者。善  
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  
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  
一。箇。物。事。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各。自。成。一  
箇。物。事。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各。自。成。一

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在。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  
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  
性。也。既。成。其。性。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  
生。了。明。年。又。生。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今。年。一  
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今。年。一  
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之。謂。之  
所。謂。收。斂。醉。日。用。而。不。知。便。是。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不  
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如。此。只。是。如。此。  
萬。化。皆。從。此。出。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陽。交。錯。千。變  
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  
陰。主。凝。結。然。後。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  
道。成。之。者。善。也。成。之。者。善。也。成。之。者。善。也。成。之。者。善。  
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曰。動。而。生。陽。之。始。便。是。繼。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善。也。成。之。者。善。也。成。之。者。善。  
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夫。無。極。之。真。誠。也。復。也。成。之。者。性。  
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以。成。者。  
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

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陽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而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謂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問繼之者善。說得善惡。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問問太極。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後用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後用先感而後寂。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其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目前。即是箇動。如今日說起。其實即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如今日

一晝過了。便是夜。夜過了。又是晝。即今日晝。即今日晝。前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日晝。即今日晝。也。只是把今日建子說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這箇理。便會動而生。無窮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天地復靜。循環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一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出。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是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不語則嘿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嘿。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問太極始於陽。動一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動一靜。便是一箇闔闢之氣。曰有。此理便有此氣。但理不可。以本始言。○問闔闢之氣。曰有。此理便有此氣。但理不可。本而今且從上說起。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後陰。不成動以前。便無靜了。程子曰。動靜無端。此亦且有動。○問太極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來所謂如環無端。互為其根。謂

判如在人。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只是這道理。便如渾淪未  
不可窮詰。太極圖中。盡之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  
一箇靜來。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  
推而上之。沒一理會處。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成  
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  
靜。譬如鼻息。無時不虛。無時不吸。虛盡則生。吸盡則  
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為兩段。先有此動。時則  
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  
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  
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於此可見。○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正  
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  
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  
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別為  
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  
中間截斷言之。則不得不言其有先後也。如太極動  
靜之後。固必有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極復動。已  
動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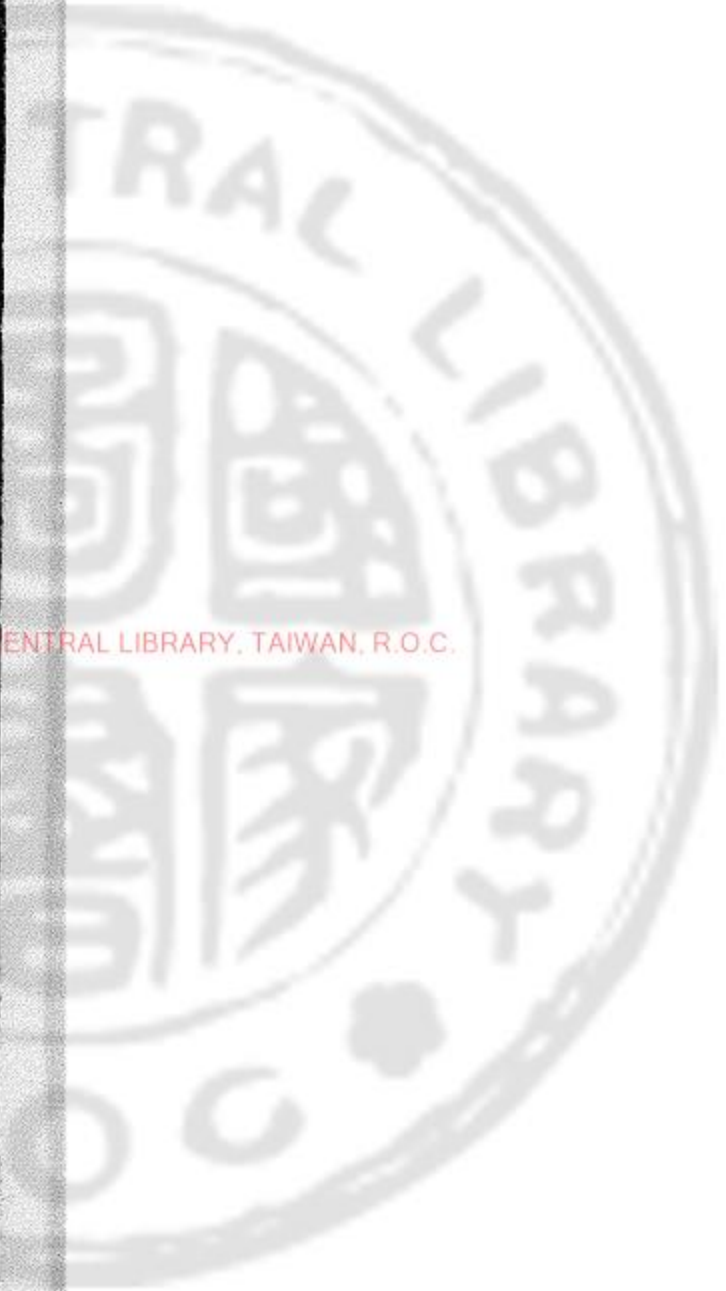
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其實動  
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  
亦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今日為頭。已前底更不  
受理意思。○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  
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  
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  
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  
百廿九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廿九之前。又是  
箇大闢關。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  
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湔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  
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  
即舊日之上。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  
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陰陽有  
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  
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  
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  
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











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際。○氣無始。  
 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仁為四端之  
 日。子之前。又是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  
 首。而智則能成終。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  
 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  
 窮。○然也。仁智交際。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靜。○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本。於  
 靜。亦。未。始。離。乎。人。也。○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  
 亦。未。始。離。乎。人。也。○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  
 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  
 陽。都。是。這。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拶。都。實  
 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拶。都。實  
 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不。知。天。地。間。逼。拶。都。實  
 人。舊。嘗。寓。一。間。屋。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無。是。如  
 也。掣。動。這。是。氣。拶。出。橫。渠。云。知。虛。空。即。氣。無。是。如  
 此。又。云。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只。是。如。此。○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

生聖人書卷一  
 卷一

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著什麼。機。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太極。如何。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亦。在。磨。盤。上。不。是。太。極。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是。理。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天。道。是。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即。是。理。一。陰。一。陽。是。也。○。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而。靜。以。下。又。換。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定。分。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匝。此。下。文。又。家。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微。有。著。曰。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

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漏出了。○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妄意謂此非老氏有。生於無。與佛氏之所謂妄也。一必有兩。體必有兩。用。動必有靜。靜必有動。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即通書之言。析而求之。若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元者。始而亨者。中也。太極之動也。利貞者。性中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太極一本體。難以形容。綠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太極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為。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維。是。主。張。網。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呼。深。哉。○。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為。大。而。是。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微。始。微。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

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  
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  
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  
之終也。○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  
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  
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  
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  
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過一度。與日月星  
辰之運行踴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  
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  
白者萬古白。紅者萬古紅。紫者萬古紫。圓者  
萬古圓。缺者萬古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  
古亦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  
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道只是人事之  
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  
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  
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  
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態。都謂之器。人事中之  
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  
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非是外

事物有箇空虚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  
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  
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  
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  
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  
理。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別。即朋  
友而朋友。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  
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看把人  
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理不外乎氣。若  
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  
理與氣為二物矣。○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見之。  
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目此而下。有體。故以  
器名之。○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  
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所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  
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動靜即道也。又謂沖漠  
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此乃所謂道  
即器也。蓋不分上下。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為始。不謂合  
道器則恐人陷老氏精粗之謬。故須著如此說耳。程  
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為太極只在陰陽中

而巳。則器亦道也。一曰。足。又。何。必。重。復。耶。○。主。在。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足。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抵。樞。紐。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西。山。真。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心。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持。早。器。也。而。其。用。理。也。在。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平。巖。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通也。○。黃氏巖曰。程子云。離了陰陽。便無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又云。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又云。陰陽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又云。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又云。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胡氏云。誠者。命之道乎。此言誠者。即所謂太極也。○。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然之妙也。動靜者。所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





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統言陰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而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地陽動靜。以大體言。而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則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縉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

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南軒張氏曰。新安朱熹云。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具。則陰陽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此。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為至此而始具也。○勉齋黃氏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安意謂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陰。陰中陽。變合相得。而五位成質。橫渠先生云。水火氣中。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為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土之雜。故木不得而制焉。水金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而不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而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精實於水。而火之不相害。鏗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遺者。也。即是而參之。五行之生。所以升降物兼體而木

之氣盛於東。於時為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為夏。土之氣盛於中央。於時為旺。於四時之氣盛於戊己。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為成。此秋五物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為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時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靜而無動。非不動而無靜也。物則無通。神妙萬物。此以動又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非神之所為也。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以明五行之生。四時之行。百物之產。一太極而已矣。其然乎。豈其然乎。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火木金土。兩項看。如何。曰。水寅。子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大。槩。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可以謂之陰。居右。火陽。盛。故極。圖解。有一處。可謂之陽。夏秋。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下。居左。却說。水木。故次。水。木。陽。釋。故次。火。金。陰。也。却以此為陽。彼為陰。

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金已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如此。則水為陽。釋。木為陰。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剝。圖。體。言。其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剝。圖。體。言。是。水。居。左。居。右。之。位。次。否。晦。庵。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說。生。之。序。畢。竟。是。可。疑。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之。者。盛。生。之。者。而。未。成。質。以。氣。升。降。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之。者。盛。生。之。者。則。陰。之。燥。氣。寢。多。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剛。其。性。寒。土。則。陰。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質。者。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錯。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曰。水。陰。陽。火。木。錯。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曰。水。陰。陽。火。木。

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  
謂易行者也五行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則  
謂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初只有此火木金土之序  
理曰生之序便是行序初只是火木金土之序便是  
成火是少陽夏是木者秋是少陰冬是火木金土之序  
陰春是少陰夏是木者秋是少陰冬是火木金土之序  
火之序自成孔子言精氣神物精便是金故生之序便是  
產曰物生始化曰魄陽曰魂魄便是金故生之序便是  
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魂便是  
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木肝心火地二生肺金造化只  
是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  
木火之序不過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亦只說此  
見造化之端倪物本生之始○五行有如此數以行此  
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流行又是一樣其為物不  
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是故嘗疑其只是

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別陰陽造化  
只是水火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  
之殊故以水火金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非次第  
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  
之數也天得一奇而為三故曰一運之圓而一之極  
故曰三也地得一極而為四故曰二運之方而二之極  
故曰四也生金二極而為六故曰三運之圓而三之極  
為四也生水一極而為三故曰二運之方而二之極  
為四也生火二極而為六故曰三運之圓而三之極  
為四也生土一極而為三故曰二運之方而二之極  
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  
以水木火金土為次序也初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  
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  
謂次序如此也今以次序則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  
木第四生金以次序則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  
序也水火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為三四也此觀  
之只是水火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為三四也此觀  
文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  
水生火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  
水生火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

注釋

三





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不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一。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故曰。五行。各專其一焉。○性之本。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性之本。為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可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而太極之用。不行矣。性而不及氣。則味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體。不立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一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勉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一

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今之言。溯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妨也。○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無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平巖葉氏曰。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形成也。蓋性

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  
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  
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  
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  
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  
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  
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  
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  
而成性也。○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  
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真者。理  
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  
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  
陽。是氣之聚。而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  
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人必得是氣。然  
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  
爲稟。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正謂是也。○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精。妙合而  
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於其間也。○凝  
得萬物出。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  
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  
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却無  
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即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生成形。而理亦賦焉。○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成形。而理亦賦焉。○

有此一箇人後乃凝結成男窮底○問氣化形都是男女  
之生無物不是陰陽○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  
陽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  
極所說乃生如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箇蓋是  
氣化而後生如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箇蓋是  
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然  
人物言之在物如牡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  
牝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  
化形化曰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  
察耳○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  
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  
許多入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五臟自然變化出  
來○天地生氣其序固如此遺書言氣化處可見○出  
至小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  
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人物生而無是

窮焉凡此皆無極之具者也陰陽又各以五行經緯錯綜混  
融無間其合妙矣於是陰陽又各以五行經緯錯綜混  
焉陽而健者父之道所以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  
者母之道五行之所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  
男女雖分然貫一太極而已○於是指男女之身而言也  
生而萬物各隨一太極而已○於是指男女之身而言也  
不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於是指男女之身而言也  
行之一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  
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真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  
極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相感化生萬物者言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男女之象已分  
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萬物化生而無窮也蓋  
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化生而無窮也蓋  
之際而無一毫之沖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於化生  
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氣虛而一實萬分萬一各  
正小大有定其此之謂乎○氣虛而一實萬分萬一各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卷之二



後實者成。如人渾淪一箇理。是成水也。○北溪陳氏曰。總而論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成水也。○北溪陳氏曰。無欠天地萬物。自其分而此理。成許多。此道一太極。似散了。就渾淪。此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也。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太極。所言道即太極。心無二理。是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極就萬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其實依舊。只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萬物。小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塊復為一大塊。依舊如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自圓也。○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未有。

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西山真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陰陽。仁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平巖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黃氏巖孫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焉。先生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焉。語錄中云。焉。知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有氣化。到合化時。

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

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而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正。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

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鳥向之下尾反在上物  
祭犬所以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問則先生云論萬物  
而理一原則理同曰氣相近如寒暑異體則氣猶相近  
臣死趨利避害上有一與物都一般虎狼之父子如蜂蟻之君  
上理有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推不去問若人稟之不天地  
之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故知是所稟  
惟形氣所受之氣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各許多如犬  
則不能無偏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  
爲物生與物行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既昏塞矣而昏  
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陰陽五行之氣稟在  
稟得查滓之甚者耳○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稟在

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不肖○中有精血  
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爲愚不肖○中有精血  
氣知覺者人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者草木是也  
也則雖其刃之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  
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  
其知覺者而無焉則昏而不能備草木之枯槁則未嘗  
具言之以氣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知稟運動物之與物  
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心靈也○草木之生自  
矣神智知之不自能生在人則各一兼備此性則爲仁  
不問通書其感動則中極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惡未分處便是○陰陽看○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  
者此箇道理在人如陽看○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  
之性於此便是昏明厚薄之殊得五行感動而善惡分

質以後之事。○問陰善陰惡。都將做好說也。得極以善。陰善惡論之。則陽善而陰惡。正皆善也。其說處極多。○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處。並善。而周子。曰。五情未感。必皆善。然本則可以善。動而兼其正。與反者。而言其情。故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是心。問有陰陽。便是仁義禮智信。五行皆善。又曰。陰事。○或問。有陰陽。便是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事。豎起。看皆善。橫看。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善。又曰。氣。有善。惡。又曰。理。却皆善。○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善。○異。○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

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為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雖汨已。而水之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以復其初。所以有教也。○太極混淪。生知之根。闢二氣。樞紐。所以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樞紐。所以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本。圓。故。不。太。極。之。理。本。渾。淪。而。太。極。之。界。限。無。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之。理。本。渾。淪。而。太。極。之。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不。正。且。通。為。萬。物。之。靈。雖。有。渾。淪。之。體。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正。中。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相。近。則。有。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金。仁。獸。其。性。與。人。甚。之。私。盡。○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便。分。善。惡。曰。非。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便。為。惡。乃。

性理大全書卷一

三

發後流而為惡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則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知，不厚。上地大氣到那時，已所得之氣，又下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露呈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

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其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物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筒一條戾氣來衝物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却被一條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之妙。則不可○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天地之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常多。而隱辭讓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常多。而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正當處。自氣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周子不言禮。知而言中正。如何。曰。禮知說得猶寬。中正則無切實。且謂之禮。尚或有中節。若謂之中。則無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



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日應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氣。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以。主。靜。者。以。一。章。可。見。○。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若。此。則。倚。於。一。偏。矣。伊。川。云。終。乎。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問。太。極。無。始。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宜。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動。而。生。陽。是。陽。義。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中。正。仁。○。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問。自。太。極。之。動。言。

之。則仁為剛。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剛。義之用。柔。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則仁之用。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大凡。人。須。靜。處。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或。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冬。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為。靜。仁。為。動。如。何。曰。且。自。體。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為。靜。仁。為。動。如。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己。為。仁。成。物。為。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又。不。專。於。動。○。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



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  
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蓋亦勉夫脩道之教乎惟  
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也夫  
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之  
則察之所以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理而其所以存  
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功也所謂主靜者  
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  
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  
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裁  
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  
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  
小注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工夫今人終日紛擾  
心不定疊也須著片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  
間纔溫燠陽氣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  
茂也多有多瘦癘之氣若是凝肅藏閉大寒極凍方藏  
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  
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  
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北  
溪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仁中有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敬。油然自生。便是理。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  
 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  
 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  
 好處。恰好。節便。是合當如此。更無太過。過更無不及。當  
 然而然。便親切。○故太極圖說。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  
 禮字。尤見親切。○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  
 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  
 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循環。無始也。○果齋李  
 氏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  
 極之要領也。○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  
 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  
 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  
 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  
 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  
 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疑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  
 所以冬人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  
 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不平。居湛然虛靜。如  
 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物理。得無所偏倚。然後  
 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得無所。若靜時。先後已



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  
主敬為本皆此理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以  
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  
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易本陰陽而  
兩端而易尤重中正○或問定之以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  
類故易尤重中正○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  
雙峯饒氏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禮智專以性即智也  
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專以性即智也  
發者言如孟子之所謂元亨利貞也則以未發者言則  
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所謂元亨利貞也則以未發者言則  
四者各專一德而實則一太極之流也故周子動靜者言  
則名雖有四而實則一太極之流也故周子動靜者言  
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  
極之體也中見於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  
戶之有樞車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  
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畜所以流通乎物我  
而發揮其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於用者  
仁之事也義者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斷割  
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畢而反其體者義之事  
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

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大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  
行也然私欲雜乎其間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  
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汎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  
其中哉唯聖人之心通於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  
不動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之說也○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可不於此  
而用力哉○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  
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及乎形神感而五性動善惡分  
而萬事出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則人極有所不  
立矣何則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形而下  
者道即器本無精粗之間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  
道也即器本無精粗之間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  
運於男女萬物之生隨其質質之所在莫不各一太極  
至於人則稟氣有昏明賦質有淑慝而人欲之私或  
得以害其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焉則  
天下之性而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焉則  
盡人之性而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焉則  
盡人之性而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焉則

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蔽以生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脩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治黃氏巖孫曰。程子云。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能聚則不散。

###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

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南軒張氏曰。君子脩之。為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言乎。逆理則艱險阻。而有礙。非凶乎。○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人不說。靜與程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為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

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  
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  
做事便困頓如精神又云心要精好又云為學工夫須要  
靜靜所以養其動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  
靜所以養其動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  
一以靜可坐工夫與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  
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所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  
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  
靜坐然後為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  
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  
自得動時自有靜時學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方外  
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只是敬以直內義所以伊  
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  
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  
間自無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  
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  
事靜坐有事應酬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  
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

不應為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  
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不養猶動之不能無靜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  
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  
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也但未  
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  
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  
若遂言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敬字工夫通貫動靜  
而必以靜為本若遂易為敬雖敬字工夫通貫動靜  
敬之所謂須靜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至於來教  
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  
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  
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  
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

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為陰。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力爭。要以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就那地位上說。如何拘得。○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底。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而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便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為其根。斂之意。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屬陰。處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知則義之藏。鍵。蓋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知則義之藏。







說此申無極而老氏謂長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不知生能  
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不知生能  
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游散之物之謂神以其日伸  
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之物之謂神以其日伸  
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謂。之。夫。理。以。北。溪。陳。氏。曰。始  
生。得。天。地。之。氣。以。其。體。得。天。地。之。理。以。北。溪。陳。氏。曰。始  
而。知。所。以。生。而。則。要。其。終。而。知。緣。所。以。得。許。多。人。謂。得。正。而  
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知。緣。所。以。得。許。多。人。謂。得。正。而  
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順。生。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  
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  
大。便。是。與。造。物。為。徒。纔。有。私。慾。有。一。私。愛。割。捨。不。斷。即。太  
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  
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在  
之。終。始。也。曰。行。也。凡。此。說。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  
引。以。結。證。一。行。也。凡。此。說。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  
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  
已。矣。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  
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

能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云。人  
雖千萬般安排。亦不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  
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  
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不。斷。續。陽。已。復。自  
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自  
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  
云。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  
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  
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  
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  
則。自。然。生。人。氣。之。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  
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  
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此。理。也。盛  
則。便。有。衰。畫。了。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間。如。洪。鐘  
何。物。不。銷。鑠。了。又。答。或。問。鬼。神。之。理。云。理。會。得。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  
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性理大全卷之二

三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攷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性。○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

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功用於文正。則豈自誣者耶。○汪端明嘗言。一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而統紀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知後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知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節齋蔡氏曰。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

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

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

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

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為類。則亦不得為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為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

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問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朱子曰。此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辨說紛拏。無時可通矣。○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說。仁義中正分體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是用。就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止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為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利貞。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問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者。太極之用。所以行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者。太極之體。所以立。或疑如此。分配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裁斷。一定之體。○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刺語矣。熟玩四字。指意自

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可為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一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理。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體。用。一。源。若。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則。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是。仁。之。本。體。也。義。固。是。仁。之。斷。制。也。禮。固。是。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斂。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仁。也。

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箇意。出方得。今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聞。而今只管去檢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問要得理。明徹。自然無歉。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西山真氏曰。大率此理。自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黃氏巖孫曰。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又朱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正說體用一源之意。

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

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如。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狂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之說。爾。○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

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爲教。雖看易。聖人不曾教。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亦不及於易。○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黃氏巖孫曰。張閔中以書問程伊川。先生易傳不傳。先生答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忠無受之者。爾又謂與叔東見程先生。先生語之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 太極圖附錄

###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



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為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為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為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

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

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

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

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

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

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

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

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

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

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

瑞節

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

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

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

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剛善剛惡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



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會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會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

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占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

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



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喜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

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門。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

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言之。則畫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自古至今。倏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注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畫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

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裏。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骨。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收冬藏。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子。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對。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

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善耳。其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性時。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孟子之言。所謂善。實淵源於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

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

### 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以始而末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

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時。所謂成之者。性。○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面暖。底乃自是。是生氣。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一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相離。若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元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不得。





生理之正。自其始。亨者生理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之固。○性謂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故臨文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臨文命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故臨文命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於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善應而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人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

**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便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靜。便是陰。未消。纔收。便是陰。靜意。纔動。便是陽。伏義。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繼之者。善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故曰。一陰一

注聖人本善

元以下成利貞誠之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都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柑成柑。橘成橘。箇箇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者善。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善成之性。命則是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 誠下第二

##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

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

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適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才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知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以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然。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從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正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之宜確。能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所謂身之私欲也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道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纔誠便行

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克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巳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有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

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之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於一途而程子所謂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夫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也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止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者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法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秉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



性理大全卷三  
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

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之事。非聖外。又有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人之事。非聖外。又有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不可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見其分上說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就聖人見其分下說發微不可見  
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此體用二箇字  
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  
理通守是用誠為義則在幾是德學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  
為愛在誠為執焉充周不可窮是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  
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  
復如湯武反之也充周不可窮是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  
德地辛若執則擇善而固執須復得安而行之也  
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  
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  
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  
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  
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是五者  
有聖賢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  
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神而不及賢人則又惟聖者  
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則又惟聖者  
大槩得之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  
也幾情也但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

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  
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  
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曰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  
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  
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名其體也孟子曰情用也  
隱之心仁之端也此端字便見其體也孟子曰情用也  
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巳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  
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此所解周子之意得  
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  
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  
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  
不得處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神是亦  
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也  
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



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 慎動第五

###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爽力之意。○問道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道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

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

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其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人生而靜。天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則其本也。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一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陰晦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寒不暑。光風霽。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

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茲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物。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意。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天地之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教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倂。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衣來衣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明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於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田曰。惡為猛。為隘。為彊。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自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

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此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

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切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廉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



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為重

###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

所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

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而立歟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習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蓄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

習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而說如何曰臣子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勉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問周子禮樂而說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臣若父子兄弟夫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諸公爭多是以不和為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為貴解者多謂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所謂禮者猶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道下濟而光明地卑而上行此豈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為和曰禮中不可見如曲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又曰無禮之安則無樂之親各得其理豈非和乎○問周子禮樂而樂之目皆禮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却將兩者分開了○北溪陳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問却將兩者分開了○北溪陳

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順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親義。序列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  
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  
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  
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  
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

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  
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  
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  
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如  
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  
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人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

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

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序。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

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說。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其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

尋究否。曰。今所爭。只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不惑。如天命耳。順也。○勉齋黃氏曰。一。如。為。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他。但。看。下。文。言。欲。是。一。靜。虛。也。是。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無。欲。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無。欲。物。苟。有。一。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面。前。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如。止。水。上。打。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心。湛。靜。當。以。心。不。能。入。故。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

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淨。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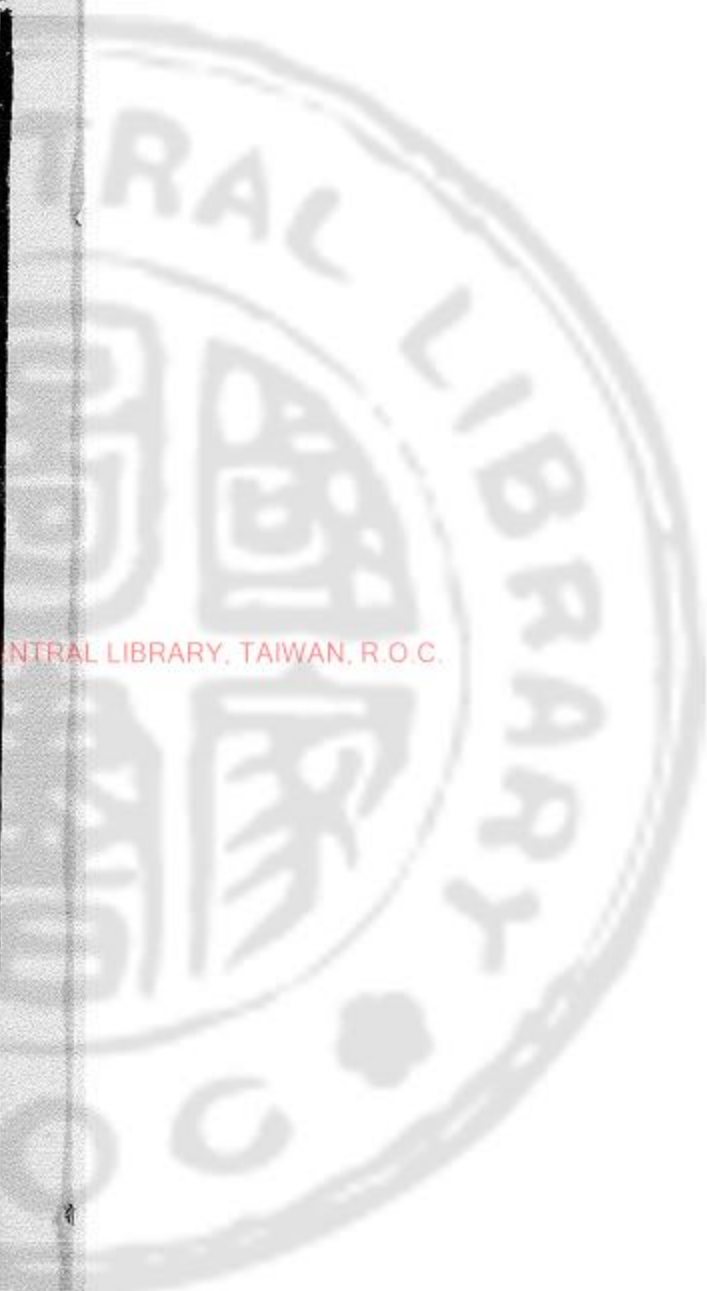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

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故齊稱胤子。朱



啓明而堯知其器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 理性命第二十二

####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

#### 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體。萬物自中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

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只箇箇不完。初間只是這一粒去。物物各有百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如化生萬物。五殊二實。道是箇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我。只是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一物各具。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

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爲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剛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行。初未嘗以是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

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窶以窶累心底做樂○顏子不以其樂是他功夫不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專樂箇貧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專樂箇貧是須知他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顏子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好○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

却無地不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不理會。不要把做。差與了。去做。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我方思量。然後見得。天理分明。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真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上功。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則非道。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說。程子無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為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生之。

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可。○程子之言。但謂聖樂之則。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可。○程子之言。但謂聖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箏。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箏。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也。爾。其字當玩其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子。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

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混融無間。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窮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意。○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

重則彼自  
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轅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斄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非。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能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曾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輪轅飾而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薦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

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非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  
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  
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  
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  
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  
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

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流行  
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  
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  
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  
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  
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  
曰。小子欲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則所謂至明自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  
人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手希聖希天之  
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手希聖希天之  
之理。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  
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

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  
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  
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  
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如  
衣敵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  
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則不可  
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  
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則不可周子  
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  
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  
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  
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  
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  
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  
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  
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  
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  
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  
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  
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  
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疾。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

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

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

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手。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狂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感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



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中。不在。誠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無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真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感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曖。其變不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

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  
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

我謂師也筮揲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决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茲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為。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黃氏巖孫曰。按傳者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姑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

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菽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怒。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毋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入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今皆削去。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

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勇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

樓遐適之意亦足以證其前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

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從張忠定公嘗

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

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

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

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

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銀板學

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

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

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

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

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脩

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

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

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

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

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

篇首加一會字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善剛

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

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本所無

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者○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

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界

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絲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

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陰陽五行之曠。而其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離乎無間。秦漢以來誠未嘗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謂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而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爾而笑也。

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豈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其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一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吾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周子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訪周子之友。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舍門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或謂周子所謂周子陸說。婿也。宵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婿也。

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會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

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

黃氏瑞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右銘。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旨同哉。日語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母。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厲

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為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而言。則一父母。若以吾體之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而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其所謂西銘之意。正為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心。則又不得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

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安得謂天地無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是無心之志。程先生說天地似亦著擴充字。最好。此乃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



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與子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  
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  
物與子也說來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窮神則善繼  
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窮神則善繼  
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而繼得天之志如此方是事天  
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  
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  
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干涉或問此  
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我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  
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承當之意今考經  
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  
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  
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  
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  
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

作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  
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  
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  
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  
迤邐便作西銘等解○此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  
主不成就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  
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  
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  
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帥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  
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  
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

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就民吾同胞物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與也之分殊○問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理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中一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

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中。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地便長。此皆是繼天  
地便死。知得地便消。知得地便長。此皆是繼天  
地之志。隨他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  
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  
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  
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  
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  
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  
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  
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  
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  
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  
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  
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  
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  
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夫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  
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

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伯奇故曰。恭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苗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掇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

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



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

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敵。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  
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  
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  
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  
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  
以謂如何程子口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  
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  
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  
先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  
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分殊之敵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  
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體而不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  
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  
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  
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  
之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無親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  
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  
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善推其所謂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  
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  
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  
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  
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  
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敵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  
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  
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  
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  
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  
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  
子書曰來諭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  
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  
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

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動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龜山云。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冷透了。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下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

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與物不得不同。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恐亦是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其分殊之說。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其中無一物之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時。看。合內外。爲可。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以推尋之處也。大抵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